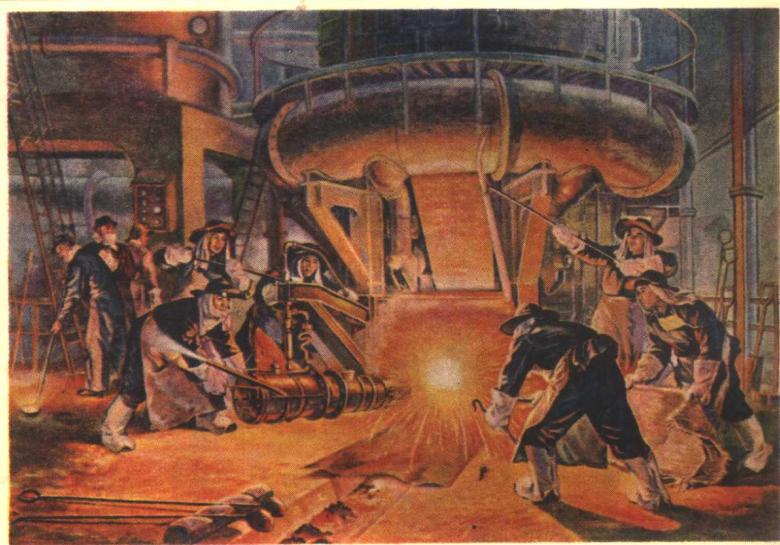


誕生

草 明 等著



誕生

草 明 等著

工 人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近兩年來描寫祖國工業建設和工人生活的作品的選輯，包括草明的“誕生”、艾蕪的“新的家”、魏巍的“老煙筒”、辛雷的“實習生”等短篇創作。這些作品描繪了工人階級在祖國建設中的勞動生活和新人物思想感情的成長，以及先進事物對落後事物的鬥爭。

誕 生

草 明 等 著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103,000字 印張：5 12/16 插頁：6 印數：1—8,000 C 京J21,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

統一書號：10007·16

定價：(6) 0.60元

統一書號:10007•16
定價: (6)0.60元

AB04/10

目 錄

誕生.....	草明一
新的家.....	艾蕪三
老煙筒.....	魏巍六
驗收員.....	謝挺宇九
實習生.....	辛雷二〇
榮譽.....	陸文夫二五
第一鑽.....	孟馳北二六

誕生

草明

老李醒來了，一尊佛似地坐在炕上。擰亮了電燈，他才算睜開了發澁的眼皮。今天屋裏收拾的特別乾淨，衣櫃上那塊黃銅鎖門擦的閃亮，櫃台上還擺了一碟糖果和一碟瓜子；那隻座鐘的嗒的嗒走的特別有勁，不偏不倚地正指着六點。他一看見座鐘就想起自己的妻子。莫秀榮這個人就有點特別，結婚不久，堅決要買這一隻座鐘。

『我有個手錶就算啦，還要個座鐘？』他反對她說。

『手錶是你的，座鐘是我的。你這個人在工廠只知道幹活，回家來只知道睡覺。它呀，可什麼都告訴我，什麼時候該給你做飯，什麼時候該叫你起床，它還告訴我什麼時候你該回來。你別看它是个傢什，它對我可比你細心！』她喜歡借個什麼機會來抱怨他一頓，這他倒也習慣了，只是他怎麼也想不到一隻座鐘會給她那麼大的安慰。

他想到這兒就失笑了。他對待妻子有兩種極不同的態度。他有時覺得她幼小得像個小孩，以致她打算跳過一道寬溝時他都向她瞪眼；有時她挪動一點笨重的東西累的滿頭大汗，他溺愛地望着她，舉舉胳膊就替她做妥了。但是該吃什麼飯菜，該穿什麼衣服，

蓋幾條被子，他都得依她，他也服服貼貼地接受這種母親般的監管。

『我媽活着，管保喜歡這個媳婦。』一想到母親，他就兜起了滿腹心事：『今天是除夕，她老人家活着的話，咳，想啥有啥，她該滿意哪。』真是，人們逢年過節，感觸就特別多，他這時把自己有記憶以來的事都想了一遍。他十一歲上開始給人放牛，十六歲上因為丟失了地主的一頭牛，他逃來這兒，過着半飽的苦力工人的生活。不久，這兒解放了，那時他還連什麼也看不清，只因為能夠吃飽肚子，並且不再受人打罵，他就使勁地幹活。後來青年團教導他成為一個自覺的人。哪裏有困難，哪裏有重活，他就在哪裏出現。不久他被調到煉鋼廠平爐跟前去學煉鋼，並在那兒參加了黨。……他想起了兩個月前，支部把他從八號平爐調到十號平爐去的時候對他說：『那兒生產情況不好，只有一個黨員和一個團員，你去那裏要起作用。』不說遠了，就說前天支部開會，号召黨員帶頭展開迎接新年的生產競賽，支部書記哪一句話不打動他的心？想起了這些，他覺得自己的心臟都快跳出來了。『不行，我一定得回到平爐跟前去！……』

他剛要站起來的時候，莫秀榮像一陣風似地走了進來。她一手扯下頭巾，一手舉起酒瓶對他提盪，笑迷迷地把瓶子塞在他懷裏，一個勁兒樂着說：

『餓了吧？我馬上給你下餃子去。待一會咱倆好好出去玩玩。』她像一隻家雀似地

靈活，屋裏屋外亂轉。她一面下餃子，一面擺碗筷，嘴角含着勝利的笑容，得意地对丈夫說：『我差點給家屬委员会主任王鳳珍纏住了。叫我去排劇，明兒上工廠演劇，慰勞你們；哼，我才不听她的。多少双眼睛瞅着自己，臉往哪轉好？再說，今天是除夕，好不容易盼到你除夕休班，我該和你好好过个年。』她說兩句，又到廚房去，一会又跑進來，忙是忙，可是她一絲不乱，兴緻老是那麼好。『她說等一会來接我，還說把你也接去。看吧，等一会，咱倆早就在文化宮看熱鬧去了。讓她來接吧。看完熱鬧咱倆還看我媽去。听着，今天你什麼都得听我的。』

看見妻子今天特別愛說話，笑的合不攏嘴，老李一時不知道对她說什麼才好，只用愛撫的眼光望着她。心裏想：『和她在一塊堆过个年，敢情不錯。她就是會擺，將來生上四五个小孩子，她準会把他們收拾得乾乾淨淨，逗的他們熱熱鬧鬧的。可是她知道我要回工廠，她会气炸的。』他想到這兒，皺起眉心又坐了下來。越是看見她快活，他心裏就越發躊躇了。

一会工夫，餃子和下酒菜都擺開，秀榮滿滿斟一杯遞給李慶臣說：『喝吧，今天你樂意喝多少就喝多少，完全听你的。』她說着，从眼睛、鼻尖一直到嘴角都流露出幸福的欢快。

『我一點也不喝，你知道我上班之前不喝酒。』老李鄭重地伸手推開她的杯子。他知道這句話一出口会引起不愉快，因此他緊緊皺了眉毛，像在小組會上準備爭論的時候一樣。

『你瘋了，你今天不是歇班嗎？你忘了嗎？』她非常詫異。因為事情來的太突然，她臉上的笑容一下子收回去。

『今天本來該我輪休，可是我一定得回工廠去和工友們一塊兒過年。那邊總比這兒要緊一些。』

他那副一經決定、絕不改變的臉色，莫秀榮是很熟悉的，她正吃着的半截餃子忽地擱下了，臉上的最後一絲笑容也給趕跑了，好像晴朗的夏天裏突然下了一場雹子一樣。沉默了一陣，她鼓足了勇氣，用撒嬌的口吻爭辯道：

『今天我一定不能讓你去上班。這是該你休息，可不能怪我扯你後腿。和你結婚以後，我還沒有和你在一塊過過年哩，好容易盼到你休班，你偏要回廠子。我問問你，平常休班，你還在家休息休息，為啥過年却偏不肯休息？』她由撒嬌變成氣憤，氣憤又逐漸變成悲哀了。

『和你結婚以後，我還沒有和你在一塊過過年哩。』

這句話可也真有力地打動了他。他站起身來，走到她跟前摸捏着她的髮辮說：

『傻瓜，我當然願意在家過年，和你在一塊過年多好玩！可是你知道这个年是什麼年？』他本來想對她說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可是這些話他都沒有說出口，只對她說：『秀榮，你該贊成我去工廠才是。下次休班，我保證陪你看電影，好不好？要不，在你媽家呆上一天也成。』

秀榮把身子一扭，甩開他的手，絕望地嘟囔着：『你進步，我落後，就你一個人進步！』她乾脆飯也不吃，爬到炕上躺下。

老李悶悶地吃了幾個餃子，戴起手套，站在炕前好一会，想安慰安慰她，又想好好教訓教訓她，但到底一句也沒說，轉身就出門奔工廠去。沿路上機關商店都張燈結綵，他也沒心思去觀賞。一直走到了鐵西區，在錐鐵爐噴出的火光輝映下看見了一排高爐的巨大的身影，他才又高興起來，不覺加緊了腳步。

到了工廠，看看時間還早，他跑到會議室去。那兒人不多，十號平爐的幾個工友在一塊打撲克。小魏一看見老李，不相信地揉一揉眼皮，定睛一看，高興地嚷着：『老李，你來啦！』他的聲調那麼驚奇和快樂，使得大家都一齊抬起頭來看。爐長老潘用老煉鋼工人的那種鎮靜、果斷的丰姿翹起大拇指說：『老李好样的！』

王成章把紙牌一撂，一手捺着老李叫他坐下，認真地追問他說：『你老婆怎麼肯讓你出來？』

老潘搶着回答說：『你要學習先進經驗，先得請請大家的客。』

他這一說，逗的大家都大笑起來。老李不會開玩笑，給這幫年輕夥伴們你一句我一嘴的倒弄的不好意思起來。他脫口說道：『在這兒過年，比在家能強十倍。』

『當然強呀，明天，該咱們選你當勞動模範啦。』

大家一听這句話不是味兒，赶快回過頭去看，原來屋角裏二助手陳祥沛遠遠離開大家，獨個兒抱着膝蓋坐着呢。老李笑着走了過去，在陳祥沛肩膀上一拍說：

『你老兄過年也不說一句好話，你屋裏的和你成天相處，不討厭你麼？』

陳祥沛看見自己的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心裏稍稍有點暢快；但是老李並不因此發怒，他心裏又有點失望了。陳祥沛自从今年春上升為二助手，但是工資沒有提高，便滿肚子牢騷，什麼事情也看不順眼。這時他有意給老李下不來台，斜着眼睛走開，理也不理他。老李一點也不介意，回到大家這邊來。小魏却在那兒打抱不平，在陳祥沛背後狠狠地瞪了兩眼。

換好了操作服，大家高高兴兴地接班去了。除開陳祥沛落在後頭以外，今天晚上他

們很整齊地一塊兒跑到十号平爐去接班。爐前爐後都檢查過了，各人都把自己負責的那部分的情況了解清楚。台前打扫得特別乾淨，休息室門前還掛了个紅燈籠，這能叫上班的人的精神爽快。老潘他們正在表示特別滿意的時候，交過班的丙班爐長老陸用抑鬱的語調望着老潘說：

『我們班原打算煉一爐快速鋼來迎接新年，只是，沒配合好。記住呀，沒配合好！你們看着办吧，能够為你們做的，我們都已經做了。』

李慶臣瞪大眼睛一脚跨上前，正要向老陸說什麼，老潘鎮靜地一把拉住他；兩個人的眼睛不約而同地相遇了，互相看了一眼，就像已彼此了解似地，不說話了。交接班完畢，老李一把拉住老潘說：

『老潘，剛才你为啥不讓我說？你这个人太慎重啦。我們應該堅決完成上一班的計劃——煉一爐快速鋼不好麼？咱們这个爐子叫「青年爐」，咱就得讓它有股青年氣才好。』

老潘緩慢地點點頭，望着他，彷彿徵求他的意見。隨着說：『煉鋼不同別的，需要各个部門一條心，沒有充分佈置不敢動手。』

『誰說不是呢？剛才他們出不來快速鋼，是因為和上一班，和原料、吊車、大罐都

沒有配合得好。配合，靠人去做，這好办呀。你召集一個會，把工長也請來，合計好就幹吧。你、我都是黨員，我們首先要有信心，是不是？」

老李把工長王洪德找來了，老潘举起胳膊一招呼，大家敏捷地在掛料槽前蹲下了。

老潘用最簡練的字句向大家說：『還有兩小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個新年就到了，咱們「青年爐」的工友用什麼去迎接她？哦，丙班要煉一爐快速鋼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他們已為我們創造好一切條件，現在全看咱們甲班了。』

他這兩句話蘊藏了很大的爆發力，小魏听了已按捺不住，為了表示他的衷心的擁護，他加添說：

『今兒晚上還添了個老李。人家年都寧肯不在家過，跑了來不是為了多生產為啥？』

煤氣燒的正旺，平爐裏熊熊的火燄從爐門縫裏冒出來，一股熱勁兒正有力地溫暖着平爐工友們的心。就憑着這些炙熱的火燄，和熱烈翻騰的鋼水的薰陶，煉鋼工人早就鍛鍊出來不怕赴湯蹈火的堅強的气魄，和當机立斷的机敏。今天是除夕，偏偏老李又拋開溫暖的家跑到車間裏來；再經爐長老潘這麼一說，誰還能沉得住气呢。大家嚷着說：

『出一爐快速鋼趕趟呀！』

『趕趟！工長，下決心吧！』有人直逼王洪德。

『嚷嚷倒容易，實際做到並不容易。這是煉鋼啊。』王洪德拿髒污的手扶一扶眼鏡，看看大家，嘴唇連一絲商量的笑容也沒有；他竭力要顯示他的不易衝動的性格。

老潘在那邊顯然很為難，躊躇着沒有開口。大家看見爐長不說話，也就互相看望。老李机灵地點醒工長說：『丙班才加完頭一批料呢。』他本想說說怎樣爭取迅速裝料、補爐，怎樣設法爭取時間；不過，他仔細尋思，像他這樣的一個一助手，在工長面前說一番快速煉鋼的道理，只會惹起他的反感罷了。可是他一定得堅定他的信心，他有意搶前一步，站在王洪德跟前，提高嗓音說：

『工長，我記起來啦，那時我還在八號平爐哩，九月裏你領着八號平爐不是出了一爐七點五十二分的快速鋼麼？那一次國慶競賽我們八號平爐還得了第一呢。』

這句話大概打動了王洪德，他高興地望了望老李，用短促的聲音快樂地笑了兩聲，然後擺起正經面孔說：『哦，你不提我都快忘了。可是你知道那一次是完全按照蘇聯專家囑咐的操作規程辦事；費了多少勁啊，工友們好歹算執行罷了。』

老潘趁機緊接着說：『我們一定按操作規程幹，你只管囑咐吧。』

大夥七嘴八舌地說，激動得這位畢業後在平爐前工作還不到二年的大學生也高興起

來了，不覺用親暱的語調对大家說：『你們等着吧，我會叫你們累的直不起腰桿來的。』

聽見工長說這話，大家知道他已同意，就都滿意了。現在老潘吆喝一聲都是很有力量的，他揚揚頭，擺擺手就等於一種号召。爐門開開，李慶臣已經準備好大鏟的鎂砂往前牆貼。工友一個跟一個地都跟着一鏟一鏟地貼。聽見他們的計劃，八號和九號平爐的工友都興奮地過來幫助。人們在爐門前左右兩邊自然形成的行列，快捷得像个自動的機器，只有輪到陳祥沛時，他的動作緩慢，活像機器的齒輪轉到這裏就被一粒小灰砂卡了一下似地。爐內的火燄越來越旺盛，不斷的冒出爐門，用它的巨大的鮮紅的舌头，威嚇着工人們，也煽惑着他們。他們的長手套和操作服的袖子實際上已經挨到了火燄，爐內高溫的熱力烤得他們的眼睛發乾，臉上像抹擦了辣椒似地辛辣作痛；汗水在他們的唇部、面頰、肩背和胳膊上直流。可是他們沒有退却，倒是用像是制服猛獸的气魄更兇狠地把鎂砂往爐裏投。他們心裏越是高興，動作就越敏捷和輕巧。白烈的火燄終於被他們制服住，爐門閉上了。大家紛紛解下頸脖上的手巾擦臉，有去喝水的，也有跑到噴管下噴水洗頭的。

看見時鐘正指十二點，李慶臣看着紅燈籠，猛想起莫秀榮獨個兒在小屋子裏迎接新年，心裏感到不是味道，他想：『她也能來工廠幹活多好！』還來不及往下想，看見陳

祥沛到自來水底下用嘴去接涼水喝，他赶忙端一碗開水送到他跟前說：『喝这个吧，煮開過的喝了不鬧肚子。』

陈祥沛有點过意不去，看了他一眼，接過水來，一口气就喝完了。老李樂呵呵地問：『還要麼？』

他並不回答他，只輕輕嘆了口气說：『我想回家過年，可偏偏輪不着；你呢，多好的运气，過年碰上輪休，却偏偏要回來。』如果說他在替別人惋惜，还不如說他對這件事實在想不通。

李慶臣温和地笑着回答說：『輪休每星期都有，下回再休息不晚。』

『你還沒有明白我說的，今兒個是過年呀，誰不想在家團圓團圓！』

『我知道呀，』老李又擦了一把汗，順便在鉄鉗上蹲下來，認真地望着他說，『就是因為過年，我才回來。這時我蹲在家裏過年，只和我老婆一個人團圓，啥事兒也幹不出來，年就白過了。可是回車間來，我可以和大家團圓，和大家一塊兒出鍋，年沒白過，心裏才舒坦。』

『國家才不在乎你這幾個鐘點哩。』陈祥沛輕輕把手一擺，然後把手套放在黏土塊堆上，自己坐在手套上面去。

『誰說不在乎這八個鐘頭？不，連一分鐘的勞動也有用。你敢說不是麼？咱們不是有六億人口麼？一人一分鐘，你算算有多少點鐘？』

『那末以後就根本取消輪休得了唄。』陳祥沛不緊不慢地說。

『老陳，話不能那麼說。可是人心是肉做的，想想已往，想想今天，我幹起活來恨不得把全身的力氣都使出來。』他兜起了滿腔心事，只想把話往外掏：『老陳，在早我什麼罪沒受過？我十一歲上就給地主放牛，逢年過節想回家看我母親，他們不但不答應，還打的我皮青肉腫，我是吃皮鞭子過的年啊。可是你知道我母親多想我，哪怕三天不吃飯也攢出點錢來給我包菜餡餃子。我記得有一年除夕，我母親一面下餃子一面對我和我妹妹說：「慶臣，你快快長大吧，總有一天，我們會包肉餡白麪餃子吃的。」那時節柴草燒的可屋子香味，小馬架子裏烤得多暖和；我那時啥也不懂，瞅着火燄，只安慰我母親說：「媽，我們要包肉餡餃子，米缸裏還放滿高粱米哩。」我母親笑了，可是我妹妹比我更不懂事，嚷着說：「不，是白麪，不是高粱米。」我母親沒有罵她，只寬宏大量的對她笑笑……』

這時大家正是歇歇手的時候，看見老李和老陳談的那麼帶勁，陸陸續續走過來听。

老李說的什麼也忘記了，誰也不望一眼，瞅着前面的平爐，只顧說下去：